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十一回 駕長風群雄開霸業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

話說李俊見天水相連，這風波又不是太湖氣象了。土人說眾船開不得洋，甚是憂心，見樂和說有人送船，不解其故。樂和用手指道：「那兩個海舶，他若不肯送我們，借了他的罷了。」李俊會意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沿海灘上尋到海舶邊來，見兩個西商，掀開衣襟，露出大肚子，指揮小郎們裝貨。旗號掛著樞密府，是往日本貿易的。梢公水手共有百餘人，打點明日開洋。李俊、樂和看得詳察，到船中悄悄與眾人商量定了。到了半夜，海舶上人睡著了，費保、倪雲當先，一擁而上，大喊殺人。西商、小郎聽得鑽出，排頭砍了十多人，喝道：「舵工梢水不許走！」只得伏定。把死屍撩入海中，打掃血跡，引家眷上船，資財搬運過來，見船內盡是綢緞、絲綿、鱗衣，珍異物件。棄了眾船，叫舵工把定舵，水手拽起風帆，趁著東北風，望西南而進。出了大洋，眾人一看，但見：

天垂積氣，地浸蒼茫。千重巨浪如樓，無風自湧；萬斛大船似馬，放舵疑飛。神龜背聳青山，妖蜃氣噓煙市。朝光朗耀，車輪旭日扶桑；夜色清和，桂殿涼蟾浮島嶼。大鵬展翅，陡蔽烏雲；狂飈施威，恐飄鬼國。憑他隨處為家，哪裡回頭是岸？

那海舶行了一晝夜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隱隱有鐘磬之聲。李俊問道：「這山是哪裡？」水手道：「開船時東北風，轉到這裡是普陀山，觀音菩薩道場。如今春天，進香的甚多。」花恭人在艙內聽得普陀山，與姑娘說道：「我二人遭逢大難，幸得脫離。今便路到靈山，何不去進一炷香？也是難得的。」秦恭人道：「但憑嫂嫂主張，這是善事。奴在家繡得兩首長幡，要舍到杭州天竺寺，不得其便。今在此經過，舍在菩薩面前，尤為勝果。」花恭人叫兒子與伯叔講知，母親、姑娘要到山上進香，不知可否。李俊道：「我等殺業已多，今遇活佛去處，也要去磕個頭兒。」喚水手灣船，搭起扶手，花恭人、秦恭人，費保、倪雲娘子，養娘、丫鬟隨著，先上了崖，留狄成看船，李俊、樂和、花逢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費保、倪雲、卜青一同上去。本山住持見一起男女服色整齊，迎到客堂先奉了茶，即設素齋款待。到晚，香湯沐浴。五更起來，同四方來的善男信女，到大殿上焚香禮拜已畢，李俊取一百銀子與住持打個合山齋。到盤陀石、潮音寺、紫竹林、捨身岩各處玩了一日，下船開去。

又行了兩日，到韭山門，是浙閩交界之所。有一員守備，領三百名兵，十個戰船在那裡把守，盤詰奸細，防倭國侵犯及私通外番的。遠遠望見李俊船到，一聲號炮把戰船一字兒擺在隘口。鄭守備全身披掛，手拿三尖兩刃刀，立在船頭，叫兵卒架起火炮便要打來。樂和急叫道：「不要動手！咱是奉樞密府令箭信牌，到福建採辦香珀的。」守備道：「既有樞密府照驗，取過來看。」樂和將前日劫了西商原有一角批文，看得不明白，就遞了過去。那守備接過一看，喝道：「分明是奸細了！既是樞密府批文，說著往高麗公幹，怎說福建採辦香珀？」費保見決撒了，取一柄五股魚叉劈頭擲去，剛擲中守備咽喉，撲通的倒墜下海。童威、童猛、倪雲、卜青一齊跳過，拔出腰刀便砍。有個人，將巾綿甲，身軀長大，叫道：「不可造次！你這伙人都有些認得，莫不是梁山泊上好漢麼？」李俊道：「只我便是混江龍，你問他怎的？」那人便在艙板上拜道：「原來是舊主人。」李俊叫扶起，問道：「足下是誰？」那人立起，說道：「我叫做許義，是浪裡白條張順部下。從征方臘，張頭領死在湧金門，我就不去了，住在杭州。後來投到江都統標下，做了哨官，撥來守這韭山隘口。梁山泊上頭領，俱是認得的，隔了幾年，一時叫不出。如今要到哪裡去，在此經過？」李俊道：「我等在中國，耐不得奸黨的氣，要尋一個海島安身。」許義道：「我在此已久，海道盡熟。待我隨了去，揀一處豐腴地方何如！」李俊大喜道：「這樣極好，只怕你是官身去不得。」許義道：「哪裡是什麼官身，我也是潯陽江上人。從張頭領到江州劫法場，白龍府聚會我也在。上梁山泊幾年，好不快活！宋大王真是好人，待我們如手足一般。聞得在楚州被奸臣蔡死，著實傷感了一番。這守備是高俅的表姪，叫做田富，一些本事也沒有，有高俅腳力，營幹這守備。專會克減軍糧，用刑嚴酷，這三百名兵都是切齒的。幾番要結果他，奉我做主，也思量尋了小島容身。我自忖才力不濟，阻住了。不然，叫他們都隨了去？李頭領，你那時還黑瘦，如今肥白得多了，又長出虬髯，幾乎認不出了。」李俊正恐兵力單弱，器械不備，今有三百名兵來歸，心中甚喜，取出三百兩銀子，分給眾兵，盡皆叩謝。

在韭山門營房過夜，明早風色正順。許義引路，帶了十隻船一同進發。天色晴明，波浪不起，李俊喜樂。叫取酒與眾兄弟敘談，喚許義同坐了吃酒。忽聽得後面梢上舵工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快些灣船！」水手忙落了風篷，用力撐到沙嘴上，拋下錨碇。李俊驚問道：「怎的？」水手搖手道：「不要響！」忽見白浪如山，噴雪鼓雷的響，見一大魚，豎起脊翅如大紅旗一般，揚鬚噴沫而來，那船似筍簸一般翻覆不定。花逢春看見，立起身來，取下鐵胎弓，搭上狼牙箭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颯得親切，颯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大魚的眼睛。那魚負疼把尾亂掉，那波浪滾起有三丈多高，十丈多遠，潑得滿船都是水。虧得下碇堅牢，不致傾覆。許義急喚軍士放箭，二三十把弓一齊射去，那魚雖然力猛，當不得亂箭攢射，也有穿腮的，也有透腹的，動彈不得，翻了轉來，浮在水面，那波浪勢定。二三百兵一齊把撈鉤搭著，用力扯到沙灘上來，首尾足有數十丈，猶然巨口哈呀，眼珠閃動。舵工道：「此是鯨魚。我們慣行海道，也時常看見。這是小的，若是大的，把口一吸，那船還不勾他當點心哩！」李俊道：「花公子這神箭真是家傳！知寨初到梁山泊，見一群雁飛鳴而來，知寨一箭貫了兩隻，晁天王和眾人無不驚異，可見將門有種。若無這箭中他眼珠，怎生拿得？可喜可敬！」眾人盡把利刃割魚肉，剖開肚腹，見二三十斤一個癩頭鼉尚未變化哩！那兩個眼睛烏珠挖將出來，如巴斗大小。樂和道：「將他鑲空當水晶燈，點上火，瑩亮好看。」盡道有理。將魚肉煮起來，肥美異常，五六百人個個厭厭，多的醃了。為這魚倒停住一日。

又行兩晝夜，忽然攔了淺。許義起來一看，道：「此是清水澳，暹羅國界上了。這島土地肥饒，有些景致。」請李俊等上崖散步，只見山巒環繞，林木暢茂，中間廣有田地。居民都是草房零星散住，牛羊雞犬，桃李桑麻，別成世界。問土人道：「此間有多少地面？屬那州縣管的？」土人道：「方圓有百里，人家不上千數，盡靠耕田打魚為業。各處隔遠，並無所屬。我們世代居此，也不曉甚麼完糧納稅。種些棉花芋麻，做了衣服，收些米穀做了飯食，菜蔬魚蝦家家有的，盡可過得。再向南去三百里，有個金龜島，屬暹羅國的。島長名喚沙龍，暴虐不仁，貪婪無厭，長來騷擾，受他的氣。」李俊聽說金龜島，觸著宋公明夢中之言。又問道：「那金龜島離暹羅國多少路？風景何如？那沙龍是哪裡人？」土人道：「金龜島到暹羅國也只三百里。那島四圍高山峻嶺，無路可去。南面島口只通一個船的路，轉三個大灣，方得到岸。一座城門，甚是堅固。裡面蓋造房屋，如宮殿一般。田地膏腴，五穀豐稔，山上野獸甚多，花果諸般多有，約莫有五百里廣闊。那沙龍是洞蠻出身，長大雄健，遍體黃毛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使一柄五十斤重的大斧，腰懸弩箭，百步飛中。器械、馬匹、船隻俱備。有三千蠻兵，都是慣戰的。那沙龍性極好殺，愛吃巴蛇耶酒。一年來上兩次，有些姿色婦女，他便白晝姦淫。小男女抓去做奴婢。還要進奉豬羊酒米，受他荼毒。那暹羅國共管轄二十四島，此為最強，便是國主也奈何他不得。」李俊道：「我們是天朝大宋差來鎮守，要剿滅那沙龍，與你百姓除害。」土人道：「若得老爺們駐此，百姓無不順從。四旁有與我清水澳一般的小島都被他擾害。聞得官兵駐紮，盡皆說服的。」李俊大喜，遂與樂和、許義商議，選擇中間高敞地面。築成石基。砍伐樹木，搭起營房，安頓家眷、兵丁。一面招集強壯島民，造起戰船。置備器械，建立旗號，凡有歸順的重賞金帛。遇著私商小伙通洋客商，邀截招撫。日日操練兵士，閒時屯田播種。不上半年，聚有二千餘人，成一模樣。

適遇中秋，那日李俊命宰了兩頭牛，幾副豬羊，大勞軍士，就同眾兄弟賞月，到一高峰上坐下。那一輪皓月從東邊海中湧出，金光萬道，天宇清朗，擎著杯道：「梁山泊與太湖中雖然空闊，怎比得這海外浩蕩？承眾位相扶脫了毘陵之難，到這清水澳稍立根基。奈兵微將寡，還立腳不住，必得取了金龜島方可容身。聞得沙龍驍勇，急切難攻，如何是好？」樂和道：「班超以三十六人破了鄯善國。將在謀而不在勇，且屯紮幾時，招集訓練，覷個機會方可攻他。不可性急，只要防他來侵犯，當做準備。這裡又無險阻可守，沿邊宜建木柵，撥幾個船遠處瞭望，放炮為號，這是要緊著數。」李俊道：「明日就樹柵瞭望！」當下飲到二更始散。

到第二日，差許義領兵探望，使狄成監工造柵。尚未完備，忽聽遠遠號炮連聲，李俊知道有兵到。差童威、童猛、倪雲、卜青四面埋伏，自己披了衣甲，同費保、樂和、花逢春領一千兵沙邊把守。只見五隻大海船，擺到岸口。那蠻兵都是斑布盤頭，結著螺螄頂，穿綿花軟甲，掛兩把倭刀，有六尺多長。跣著雙足，一哄上岸。沙龍也一樣打扮，倒卷赤鬚，黃毛遍體，手持大斧跳舞而來。李俊、費保挺槍抵敵，沙龍將斧劈來，鬥了十來合，不分勝敗。那蠻兵跳開有一丈多遠，兩把長刀著地掃來。費保抵當不住，退後便走，兵皆亂竄。李俊見陣腳已動，虛晃一槍，撇了沙龍回轉。沙龍如風趕來，李俊正難措手，那花逢春卻閃在沙龍背後，看得明白，彎起弓來，一箭射著沙龍左肩，撲地便倒。蠻兵救起，回身就走。李俊、費保挺槍追來，到得岸上，四面伏兵齊起，奮勇砍了一百蠻兵。童威、童猛便搶上海船，撐去三隻。沙龍和蠻兵剩得兩個海船，狼狽而去。李俊等收兵回營道：「那蠻兵好狠！當不得那跳舞！若無花公子這箭，幾乎失手。喜添得少年良將，可見英雄有種！」樂和道：「他雖然敗去，必要報仇。我這裡乘他喘息不定，箭瘡未愈，就領兵殺去，一鼓下了金龜島，做了基業，方成局面。只是衣甲未備，前日洋船中現有綢緞，各做一副綢甲，又輕便，刀箭不能透入，就連夜造起來。還有一件，海面上征戰全憑火攻，韭山門兵船內有三眼釘子母炮，將硝黃鉛彈裝好，也駕五隻大船，一千兵士。」留狄成在清水澳守營，許義為嚮導，盡上船開去。

不消半日，到了金龜島。那沙龍也有見識，恐怕乘勝而來，先使蠻兵在隘口把守。堆著石炮，弄個機括，打得甚遠，利害得緊。李俊等船遠遠泊定，不就上岸，只是搖旗擂鼓，吶喊連天。沙龍聞報有兵到隘口，把箭瘡紮好，親自出來巡視。一連三日，再上岸不得，李俊焦躁。樂和道：「且自耐性。我同許義去山後探路，或有可上的去處。」遂駕了一隻小船，周圍一看，都是高山疊峰，樹木叢雜，上去不得。回來說知，無計可施。童威道：「土人說進隘口要轉三個大灣方到城門口，就上了岸。那三個灣怎麼可進？我兄弟二人到夜深人靜，用油紙包好了硫黃發硝引火之物，打海底爬到城邊，發起火來。他只顧在外防守，內必空虛。若見火起，必定驚惶。大哥這裡領兵去攻，自然可破。」李俊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童威、童猛吃飽了酒飯，脫下衣服，單穿一條褲子。把引火之物包好，縛在腰裡，手中拿把尖刀。初更時分，船邊下水，慢慢泅去。行了幾步，探出水面透氣，吐出些鹹水。到得隘口，見蠻兵打著火堆，席地而坐，沙龍來往巡察，再不防海底有人偷進。童威、童猛進了隘口，果然有三個大灣，逶迤曲折，水急沙清。兩傍盡是石壁，只通一船路，如狹巷一般。到城門邊，輕輕爬上岸來一看，那城牆是天生光蕩蕩，草木不生。兩扇鐵門緊閉。童猛道：「這城垣是石的，怎好放火？空費心力，不如爬出去罷！」童威道：「有心進來，且再思量個計策出來。」其時深秋天氣，白露濃濃，金風淅淅，又在水中爬了半夜，身上寒冷。正在無措，忽聽鐵門開響。童威、童猛重複鑽入水中，把頭略昂起偷覷，見四個蠻兵提著大藤筐，不知甚麼物件在內，又扛了一罈酒。兩個蠻女笑嘻嘻走出，蠻兵扶下一個小船撐了出去。原來沙龍是個酒色之徒，半夜傳令進來，喚蠻女去作耍，卻不關鐵門。童威、童猛重上岸來，說道：「慚愧！天幸開了門。」側身推進，見兩邊都是民居，盡皆關門熟睡。一天星斗，四野悄然。童威尋石塊敲出火種，引上硫黃發硝。那房子原無牆壁，都是竹笆，一發透得快。一連放了十來把火，發騰騰燒起。那些居民睡夢裡慌忙開門走出，童威、童猛拿住兩個，將尖刀擄死，剝下衣服穿上。那些竹笆連片燒去，嘩嘩剝剝，照天徹地的通紅，城內一霎時鼎沸起來。李俊在外邊望見火起，催眾人向前。連聲子母炮震天的響，箭如飛蝗射來。沙龍見城內火起，前邊又殺來，首尾不能救應，蠻兵各各心慌逃竄。李俊、費保先跳上岸，沙龍箭瘡未好，擊不起大斧，回身就走。李俊一槍擄倒，倪雲梟下首級。眾兵把蠻兵亂殺，李俊叫道：「降者免死！」蠻兵投降者甚眾。就紮營在隘口沙灘上。

到天明方把戰船放進隘口，到城門邊，一齊上岸。童威、童猛迎著道：「虧得殺了兩個居民，剝這衣服穿上，不然蠻兵也要認出來了！」李俊道：「實是虧了你哥兒兩個！」先叫救滅了火。到沙龍的住房，真個壯麗。把沙龍妻小盡行殺死，搶來的婦女、奴婢出曉諭教人領回。蠻兵降者共有一千人，改了服色，配入隊伍。倉廩內米穀如山，金銀珠寶不計其數。有一百匹戰馬，牛羊成群。李俊自稱征東大元帥，一應曉諭用大宋宣和年號。出榜安撫居民：被火焚者，給賞銀米與他蓋造房屋。七十以上者，俱送綢緞一匹。百姓盡皆歡喜。差倪雲到清水澳接花恭人、秦恭人、費保、倪雲娘子同來金龜島，撥廳房居住。樂和專管出入錢糧，商量軍務。童威、童猛把守隘口，操練軍士。費保、倪雲為左右副將，卜青管領船隻一應器械。狄成領三百名兵鎮守清水澳，許義做心腹長隨。花公子習學武藝韜略。井井有條，各安職事。又將太湖裡的漁丁、韭山門官兵、清水澳招集的壯勇、降的蠻兵，共有三千多人，分派五營，設立隊長哨把，一位中國法度，造作旗幟大纛，煥然一新。又問土人：「沙龍在日，島內凡有訟獄錢糧是怎的施行？」土人稟道：「沙龍不用刑杖，若犯重罪，把木春舂死，輕者罰米穀。錢糧到收成時平分。」李俊、樂和頒下律令：「殺人者償命，奸盜者杖七十，錢糧行什一之法。」百姓盡皆感仰。當下祭賽天地，大排筵宴慶賀。正飲酒之間，只見守隘口軍士解兩名蠻女來，說道：「在沙灘上草裡拿來，候元帥發落。」李俊看那蠻女時：

鉢盂頭高堆黑髮，銀盆臉小點朱唇；西洋布襖到腰肢，紅綉舞裙拖腳面。胸前掛瓔珞叮噹，身上插野花香豔。眼波溜處會勾人，眉黛描來多入畫。謾言吳國能亡滅，眼見金龜亦瀕傾。

那兩個蠻女說話也聽得出，說道是廣東香山人，被沙龍搶來，日裡唱歌，夜間伴宿。童威笑道：「若非這兩個蠻女，金龜怎麼攻得破？」李俊問道：「怎麼虧他兩個？」童威道：「我兄弟到城邊，牆垣都是石的，怎生放火？虧得開門送這兩個蠻女與沙龍取樂，才得入城放火，倒是有功之人。」李俊道：「為將的貪了酒色，自然敗事。」對蠻女道：「路途遙遠，不能送你們回家，且發與花恭人伏事。待有功將士，為彼完配。」教人領了去。飲至夜闌方散。天明時，有飛報前來：「暹羅兵到！」李俊慌忙請眾人商議。正是：陣雲高處鳴鉦鼓，烽火傳來整旗旌。不知與暹羅交戰勝敗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看李俊設施次第。具有開國規模，儼然居幽遷岐氣象，非同虬髯一往豪氣，聊以自娛也。）